

席绢

作品集



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，

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。

浪漫一生又何妨

Xinjun



浪漫一生又何妨

席绢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浪漫一生又何妨/席绢著. -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0. 10

ISBN7-80587-522-7

I. 浪… II. 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3546 号

浪漫一生又何妨

席绢 著

*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兰州市八一路 20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金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 字数: 110 千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ISBN7-80587-522-7/I·484 定价: 9.80 元

A

他回来了！他回来了。

席凉秋在看到新的人事调动公告后，险些一口气提不上来，几乎岔了气。他见鬼的为什么要回来？这个阴魂不散的！只要他一回来，就表示她的苦难又要开始了。

连续南下出差一星期，签了几份漂亮的合约凯旋归来后，就发现业务部的女同事们个个双目含盼，打扮得特别的美丽妖艳，探知了原因，才知道业务经理这个空缺终于有人补上了，不是从六个主任中的任何一个晋升上来，而是从海外分公司调回来的空降部队。据说年轻有为、英俊出色、能力卓绝，深受董事会三审后一致通过的接替人选。

其实身为六个业务部主任之一，早半个月前经理退休后，就从人事部得知晋升无望，不必在那边自相残杀、勾心斗角了，只是一直不知道上头的内定人选是谁。现在，她知道了，并且也几乎令她快哭了出来——是他回来了！是那个家伙回来了……

“嗨，凉秋！”

哎！还来不及找个地方去躲，那家伙就坐在她的办公桌后等她了。是他——纪允恒，一张可以去当电视明星的出色脸孔，漾着阳光一般的朗笑，漂亮的浓眉大眼，闪着调皮的晶亮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她没好气的叫着。要不是她今天穿两片裙，她会毫不考虑的一腿踹下他！看看他那不正经的坐姿，身为七楼业务部的龙头，一点也没有以身作则的自觉。

纪允恒利落的跳到她面前，嬉皮笑脸道：“分开了两年怎么没有久别重逢的感动呢？我可是在飞机上就哭掉了好几公升泪水呢！想不想我？亲爱的。”整个人很威胁性的向前倾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

席凉秋连忙退了一步。她早该习惯，他这爱出风头的个性，才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在偷瞥、在猜测他们的关系，愈多人误会，他反而愈乐，她低叫：“你太闲了是不是？走开啦！”毫不客气的推开他。

纪允恒可不会被她的晚娘面孔给吓跑，他趴在她桌上，笑道，“下午两点开会，北中南的业务总报告今天起开始恢复，只有你还不知道。”

她当然不会知道，今天才回台北嘛！看着别桌同事探头探脑的暧昧情状，也知道自己两年来辛苦建立的“世故、精练、严肃”形象已经岌岌可危。天哪，这家伙竟然成了她的上司真

是无语问苍天，这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？

“烦劳纪经理亲自来通知真是太过意不去了。”她没好气的出口成讽。

幸好纪允恒还懂得适可而止，接近上班时间了，所有员工大致来到，他要再不识相点走向自己的专属办公室，真惹火了席凉秋，后果可不是“恐怖”两字可以形容的。他对她眨了下眼。

“记住哦！下午见。”潇洒挺拔的身影走向办公室内，众多爱慕的眼光也跟随着他。

而席凉秋只是双手按住太阳穴，提醒自己，又要准备买胃药与镇定剂了。

她深深认为上辈子一定做足了缺德事，这辈子老天才会专门派一个牛皮糖来克她。二十五岁的小男孩任何一个二十五岁的大都不能算是小男孩了。但细数席凉秋与纪允恒的渊源，称呼他小男孩实不为过。

挟着才女的优秀成绩，当家教打工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大二那年，她开始在同学介绍下，接下第一份家教工作，对象是一个还有半年就要跟别人一起挤大学窄门的高三生。一开始，她就很尽忠职守的为他即将到来的联考做着紧锣密鼓、滴水不漏的准备，所有的考估题更是找足十成十。说真的，好像她才是要联考的那一个人似的，比他还投入得多。而他——

那个当年只有十八岁就心术不正的纪允恒，原本就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，可是每回上她的课却老是不正经。对她的兴趣比书本还浓，老爱问她一些很私人的问题，一问问到底，不打破砂锅绝不甘心。基于教育立场，她自然要义正辞严的跟他讲一些人生奋斗、努力用功的道理。可是，通常这个时候，他会来个不理不睬，或干脆趴在桌上，用一种很想睡的表情看她。这可大大刺伤了她这个努力教学执教鞭人的自尊心。

浪漫一生又何妨

想当初她大学联考时，要是像他这股漫不经心，老早阵亡在考场上，无颜见江东父老了。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，好死不死，竟给这位水昆兄蒙混上了大学，而且，而且还是T大全管系的榜首，成了她的直属学弟。还来不及哀悼自己的不幸之时，恶梦就开始了。

在T大，她算不上国色天香，还与校花盛名沾不上边，身为一个才女型的人物，是很少有人会长得出色的，在众多安全型的才女中，她还算是特别突出的一个。五官出色，举止自信有礼，使得几位男子大大倾心，忙着追求。但因为一直专注于学业，无心恋爱，一直与众人保持泛泛之交，三天两头吃顿饭也是挺惬意的。可是，自从纪允恒入T大后，她这个才女的清新形象从此蒙尘了，绯闻永远跟在她身后，一切都该怪他！他是名室内设计师纪娥媚的儿子，又是个天生活跃的大骚包！不时惹出一些招数引人注目。他自己爱丢人现眼也就罢了，

最不可原谅的是他四处宣扬她是他的梦中情人，两人在她当家教时即发生了师生恋，交往已有些时日，亲密程度自是不可言喻，害她的行情一路惨跌到谷底。

那个少女不怀春？她还希望在课业稍轻松之余，遇到一个白马王子，谱出一段纯纯的恋曲呢！结果，纪允恒害她从此乏人问津，仿若被打落冷宫。那个杀千刀的，竟毁了她的大学生活与一世英名。

原来以为出了社会后，便可摆脱大学生涯的恶梦。是呀，至少在他未毕业前，她颇快活了一阵子。在三千人中脱颖而出，进入了人人梦寐以求的“飞扬”机构。飞扬集团是个跨国性的大型企业，名下公司、产业多不胜数。对员工的挑选非常严格。一旦进入公司，有能力者，马上晋升，没能力者，再三评估后立即淘汰。吸引人的是它的福利制度好得没话说，薪水更是高出同性质工作的其他公司将近一倍左右。

她进“飞扬”两年后，即升为副主任，再一年后升为主任，简直是一帆风顺。当然，她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。没想到那个阴魂不散的纪允恒又凑上来了。一毕业马上投入“飞扬”。她的升法已经很迅速了，真的，但纪允恒一年就升为主任，与她向起同坐。天天跟在她屁股后“凉秋”长，“凉秋”短的，她又失去好几次获得白马王子的机会。

最令她颓丧的是，两年前公司要派一个主任外调到海外

开疆拓土。她心存陷害的力荐纪允恒，成功的让他滚出台湾，离开她的视线，想不到他这么一个三级跳，立了一个大功转回台湾，俨然是她的上司了，是她不长进还是纪允恒懂得利用机会晋升？她真的难过得快心碎了。一个二十五岁的主管，要她这个二十七岁，以及其它三、四十岁的主任听命于他，简直快呕死席凉秋了。

业务部位于“飞扬大楼”的十楼，经理下来有六个分区，分别管辖北中南业务。她与另一个主任朱必如负责北部，直接在经理麾下办公，其他的就在中、南部的业务单位工作了。每月的业绩竞赛，她都必定在前三名以内，真是可喜可贺，以往她会非常开心，得意不已，可是，现在她已经笑不出来了！有了纪允恒这个人公司不过三年就晋升经理的人来打击她，她这点小成就那里值得在他面前炫耀？再多的合约都没什么好开心的了。

席凉秋捂着太阳穴觉得头大之时，就望见第二业务区的主任朱必如，越过楚河汉界到她这边来。

所谓的楚河汉界，是电梯打开后，直通经理室的一条一公尺宽的走道。七楼除了有经理室、影印室兼会计室两间另外隔开的空间外，其他的就属于开放式办公室了。四十坪大的剩余空间除了茶水区及吧台公用外，就由走道分成对半，由两个业务区占领各半。她与朱必如都各管理八个组员。一旦竞

争起业绩来可是凶悍得很。平常往来也顶多点个头，或假好心的互捧其成绩。“竞争”是很现实的东西，极容易让友谊消失殆尽。

所以，朱必如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走过来。

“席主任不舒服吗？”她问。

朱必如是一年前由中部业务区调升上来的主任，其手下的成员也是后来自己培训的，因此不知道席凉秋与纪允恒曾有的渊源。长得精明能干，常把三分姿色以精致的妆法点成十分，可是，连她那组的男组员也老是将眼光移到席凉秋身上，就可以知道在这层七楼业务部是谁较出色了。朱必如早两天就先见过新任经理了，那双精光闪闪的眼敢情已打好如意算盘，打算过来探她的口风了。

“还好！只是睡眠不足。”席凉秋才不相信她有这么好心，刚才就瞥见她一直死盯着纪允恒。居心不良的神情，任谁都看得出来。

朱必如在她一旁的椅子坐下，盯着她。

“席主任与经理很熟吗？看你们谈得很热络呢！”

“你不妨把疑问写在备忘录上，下午开会时可以一一提出。”她才没空提供朱必如任何情报，更何况她还有一大堆报告要整理。

朱必如讨了个没趣，有些尴尬的起身。席凉秋这才发现

向来只穿西装长裤、一身中性打扮的朱必如，今天竟然可怕的穿了一身性感的皮质贴身洋装，裙子短得不能再短了，一双略嫌短粗的腿裹在黑色丝袜里。说真的，她那向来平坦得可以比美嘉南平原的上围，今天竟然这么的突出，着实令人可疑。

“今天你看起来很美。”席凉秋心中感到好笑，言不由衷的说着。

“谢谢！我才二十五岁半，当然要有年轻人的朝气，不能老是打扮得老气呀！那是很土的。”朱必如沾沾自喜的说着，强调“土”时，眼光更是别有用心的瞄到席凉秋身上。话落，转身款款生姿的扭回她的地盘。真是辛苦她那略嫌下垂的屁股了，做这么高难度的运动。

二十五岁半！真亏她好意思说，一个小她席凉秋三个月出生的女人，竟然有脸自称二十五岁半。没有把虚岁加进去算二十八她就该偷笑了。好吧，要去招惹纪允恒，尽管放马过去！最好缠得他没空来烦她，她可是会谢天谢地。

四点钟从会议室出来后，她头痛得更剧烈了。纪允恒根本是有意无意的召告天下，她是他要追的人。

会议桌呈椭圆，可以容纳二十四个席次。今天出席的只有六个主任，以及一个经理。向来大家都是零散落座，而主管则一定是坐在首位。于是席凉秋捡了个距首位最远的内边的位置，要是不小心的跌倒了，搞不好就会有滚到外面去的危

险。够远了,是不是?而朱必如自然是挑了个首座旁第一顺位的位置坐定,粘住了似的,谁也不能拉开她,其他中南部四个主任一如以往各自分开散坐。

可惜天不从人愿!纪允恒一走入会议室,马上拉过一张椅子,贴住席凉秋的椅子相连而坐。不管众人诧异的眼光,一迳的闲适自得,手肘还有意无意的贴住她的手臂。

当别的主管一一起身报告一个月来的绩效,与下个月的努力方针时,纪允恒都显得意兴阑珊。表面上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注意在听,可是当他人报告完后,他却又能马上准确的抓出弊病与漏洞,补充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每一个志得意满的主任都自信十足的起身,也全都一脸惶恐的坐下,不敢再轻视这个会议室中最年轻的小伙子了。

要是他也这么驳斥席凉秋也就罢了,可是,他在她报告时,不仅全神贯注,一双眼还特别晶亮的瞅着她看,拼命的点头,直到她坐下时,还握着她的手直叫好。幸好她躲得快,不然接下来他可能要搂她的肩了。

这么一来,要说他们之间没一点暧昧,就算打死人家也不相信了。尤其朱必如那一双怨毒的眼,真叫她心里直叹气,这往后的日子,还能过吗?

死纪允恒!一切都是他害的。

“席主任,经理找你。”王秘书在她身边轻轻说着。

三十七岁的王秘书是这个办公室内唯一不被纪允恒迷惑的女人。在公司十数年了，自然知道两年前席凉秋被纪允恒追求的惨状。不过，王秘书是相当看好这一对“怨”偶的。

席凉秋除了心烦外，真的是偏头痛又起来作祟了，她脸色苍白的往经理室走去。这小子要敢再对她不正经。她发誓绝对会给他好看！

“我知道你又在头痛了。”立在门口的纪允恒关上门，搭住她的肩扶她往沙发上坐。他总是很习惯性的搭她的肩，握她的手，久了，在私底下她也不会那么在意。算来两人相识也近八年了，他出国那两年也不时打电话回来骚扰她。她从没有与一个人认识那么久的。那么，两人可算是老朋友了，不是吗？纪允恒太了解她的一切了，甚至她一些小毛病他都清楚。当一个人那么了解你的时候，你又有什么筹码足以反攻回去呢？很多事，也只能任他去了。

“叫我来有什么事？”她问，一面喝着 he 倒来的水。

纪允恒拿出一小包纸袋，在小桌上倾倒出一堆成药。“我从美国带回来的，治偏头痛很有效。来，吃一颗。”

她吃了一颗下去，一时之间也没感觉到什么效果，不过，吃了药，心理上总会有些安慰，自然感到不会初痛得那般厉害了。
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
两年不见，今天初相见，他又有些不同了，席凉秋说不上他那里变了。阳光似的笑容依旧，淘气敏锐的眼神仍是慧黠发光，一八〇的身高好像也没缩水或膨胀，但却是真的不一样了。气质上从小男孩渐渐磨成男子气概。时间真是个可怕的东西，一步一步逼人成长，八年前那个犹带稚气的小男孩习气被流逝的时光一并埋葬了。

“晚上到我家吃饭如何？我妈很想你呢。”纪允恒很有兴致的提议着。

也不知纪娥媚特别喜欢她还是什么缘故，纪允恒出国后，她也仍不定时的约席凉秋一同晚餐。其实她们并不算很熟，尤其席凉秋并不擅于交际，全靠纪娥媚的热情好客，每一顿饭才算吃得尽头。问题是，纪娥媚何需如此费心？席凉秋不懂，可是她能感觉到纪娥媚真的喜欢她。

“不了，连续好几天出差，我需要好好睡一场，代我向你妈道歉。”

纪允恒坐在她身前的茶几上，双手按住她太阳穴，很轻很轻的按摩着。据说他学过按摩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三年前他总会在她头疼时这么替她揉压，也的确令她感到比较舒服。如果他不要那么顽皮，他其实会是一个很温柔、很体贴的男人。

“你哪，真不适合与人争强斗胜。”他语气有些心疼。

“我可没有无法胜任的地方，纪经理。”她立即张开眼，什

么都可以任别人去说,她的努力可是货真价实,容不得别人去批评否认的。

纪允恒摇头,这时候的他,是完全温柔的。

“对,就是你对待事情太认真,才不适合。记得你的胃吗?第二次疼是什么时候?学校派你去参加校际演讲比赛,你为了掌握充实内容与胜利,那半个月借回了五十多本相关资料与口才训练方面的书,啃得日夜不分,连饮食也不正常,而后,胃就出毛病了,还有你的偏头痛……”他还有一肚子话要说,却被席凉秋挥手阻止。

“别在我头痛快消失时,又来细数我其他毛病。”她半眯着眼看他。“说出你的重点。”

想不到他竟然换上了一副嬉皮笑脸,双手不正经的抓她一只手贴住他的心脏。

“重点是,凉秋啊;咱们老夫老妻七年多了,何时给我一个名份呀?再这样有实无名下去,人家好委屈耶。”

这样的嬉笑,这般似真似假的求婚话,年年都有新的说词。以这么不正经的态度说出口,她常当他只是玩笑,不置一词,也不加以认真。可是,有时候他的眼中又含了三分认真,真叫她吓住了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她这种事事认真,做事努力,踏踏实实的女人,让纪允恒这小子给搅和的什么章法都没有了。一个做事一板一眼的

人,与一个活跃不按牌理出牌的小鬼,两种生命能有什么交集吗?不,不会的,八年前她惴惴不安时,也曾经仔细思考过,结论是坚决的否定。现在,他又真实的出现了,一贯的戏谑,自然她也是持否定看法的。

她抽回自己的手,淡淡道:“别瞎扯了,我还有几个客户要联络。”起身就要走出去。待太久,外头又不知会有什么流言了。

“凉秋,你逃不了的。”纪允恒没有再闹她,只在她身后用一种少见的笃定的声音说着。

不过,她没向头,拉开门,走了出去。她不想去探讨这话的虚实,也本想去探讨他所指为何。反正,她什么也不要知道。她怕自己认真的下场,结局却是一场老掉牙的玩笑,真的,这种游戏她玩不起。

那个闲着没事做的朱必如又靠过来了。搞不好连她进去了几分钟朱必如也都计了时呢。

“经理要你进去做什么?”她的神情又妒又羨。

如果这叫好运,席凉秋非常愿意拱手让她。

“他向我求婚。”她随口说说。

“乱讲!”朱必如高声的尖叫一声。

“答对了。”席凉秋瞄了她一眼。

意思很明显了,识相的就快滚,要打听情报找别的地方闲

嗑牙去！

于是，朱必如碰了个钉子，走人了。

自从有人发现这时代女人比男人多之后，男人好像一下子金贵了起来，尤其长得稍为上相，前途稍有些光明的男人更是让女人们追着地。笃信“女追男，隔层纱”的女人们，锲而不舍的苦苦相追，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拆了那层纱。想想实在是恐怖！尤其像她们这种二十七，八岁的年纪，更是引人侧目。没结婚至少也要有对象。因此，像朱必如这类女子，荷枝招展的飞向心仪男子，怀着万丈雄心，不追到手誓不甘休。毕竟公司内官位高的人大抵已成家立业，秃头到处可见。居下位竹青年才俊又家无横产。前途未卜谁也不肯下那个注。现代男子，身家背景是很重要的。

像纪允恒，以后母亲的设计工作室就是他的，加上他晋升得快，将来搞不好会打入董事会核心，成了大人物也不一定。能力卓绝，人又帅。至少到巨前为止，他是公司内排名第一的镀金单身汉，值钱得很。

唉！不想这些了，今天她受的惊吓已经够多，不要再折磨自己快要被压榨一空的脑袋了。匆匆联络完几个客户，决定不让自己加班——她真的需要一顿好眠。

今天一定是她的黑煞日，霉星罩顶。

有气无力地走上自己租来的三楼套房，就见她那母亲大